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二十三回 裹草簾阿呆遭毒手 坐糞車劣幕述淫心

話說子玉遊運河這一天，李元茂向子玉借錢。少頃賬房送出八疋大錢，李元茂到手，心花盡開。又想到：「這些錢身上難帶，不如票子便當。」便叫跟他小使王保，拿了五疋大錢放在衙口煙錢鋪內，換了□張票子，元茂一張張的點清了裝在檳榔口袋裡，掛在衫子衿上。候不到吃飯，即帶了王保出門，去找他阿舅孫嗣徽。恰值嗣徽不在家，嗣元請進，談了一回，留他吃了便飯。元茂與嗣元是不大講得來的，又因嗣元常要駁他的說話，所以就坐了不長久，辭了嗣元，信步行去，心裡忘不了前次那個彈琵琶的婦人。行到了東園，只見家家門口，仍立滿了好些人。隨意看了兩三處，也有坐著兩三人的，也有三五人的，村村俏俏，作張作致，看了又看，只見從前那個彈琵琶的。元茂的眼力本不濟事，也分不出好歹來，卻想到裡頭看看；又因人多，且是第一次，心中也不得意，不敢進去。再望到一個門口，卻只有兩人，走到門邊，見有一個漢子，從屋子裡低下頭出來，一直出門去了。元茂心卻癢癢的，只管把身子挨近了門，一隻腳踏在門檻上，望著一個三□來歲的婦人。那婦人生得肥肥的，烏雲似的一堆黑髮，臉皮雖粗，兩腮卻是紅拂拂的。生得一雙好眼睛，水汪汪的睜來睜去。把個李元茂提得一身火起。只得彎著腰，曲著膀子，撐在膝上，支起頤兒，戴上眼鏡，細細的瞧那婦人。那婦人一面笑，一面看那李元茂，覺得比那些人體面乾淨了好些；剃得光光的頭，頂平額滿，好像一個紫油鉢盂兒，身材不高不矮，腰圓背厚，穿一件新白紡綢衫子，腳下是一雙新緞靴，衣衿上露了半個檳榔口袋，便對著點點頭道：「你能請裡面來坐，喝鍾茶兒。」元茂心中亂跳，卻想要進去，又不敢答應。那婦人又笑道：「不要害臊。你瞧出進進，一天有多少人，你只管進來罷！」元茂臉上已經脹得通紅，那婦人又笑道：「想是那小腦袋，准沒有進過紅門開葷，還是吃素的。」門外那兩個人都笑了，有一個扯扯元茂的衣裳。元茂回轉頭來，見那人有三□多歲年紀，身穿一件白布短衫，頭上挽了一個長勝揪兒，手裡把著小麻鷹兒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媳婦兒請你進去，你就進去，怕什麼？我替你掩上門，就沒有人瞧見了。」

李元茂咕嚕了一句，那人聽不清楚，又道：「你若愛進去，你只管大大方方的進去，咱們都是朋友，我替你守著門，包管沒有人來。你出來請我喝四兩，吃碗爛肉面就是你的交情。沒有也不要緊。頑笑罷了，算什麼事。」說著哈哈大笑起來。那一個穿著一件藍布衫子也道：「面皮太嫩，怕什麼，要頑就頑，花個三四百錢就夠了，那裡還有便宜過這件事嗎？」李元茂被那兩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得心癢難熬，又說替他守門，更放心，便問道：「真好進去麼？我不會撒謊，實在是頭一回，怪不好意思的。」那拿鷹的一笑道：「有什麼進去不得？」就把元茂一推，推進了門，順手把門帶上，反扣住了，說：「你不要慌，有我們在這裡，你只管放心樂罷。」元茂眯了眯眼，尚是不敢近前。那婦人站起道：「乖兒子，不要裝模作樣的。羊肉沒有吃，倒惹得老娘一身腥了。」說完已經掀著草簾，先進房子去了。只見屋子後頭又走出一個四□多歲，搶起一頭短髮，光著脊梁，肩上搭一塊棋子布手巾，骯骯髒髒的，對著元茂伸手道：「數錢罷！」元茂怔了一怔，既到此，又縮不出去，脹紅了臉道：「我沒有帶錢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既沒有帶錢，怎就路到這裡來？想白頑是不能的。」元茂道：「我只有票子。」那人道：「票子也是一樣，使票子就是了。」元茂沒法，只得從衫子衿上口袋內，摸出一張票子，是一串的，心裡想道：「方才那人說只要三四百錢，我這一串的票子，不便宜了他？」

因對那人道：「票子上是一吊錢，你應找還我多少，你找來就是了。」那人一笑，把票子看了一看，即塞在一個大皮瓶抽內，仍往後頭去了。

這李元茂即放大了膽，掀起簾子進內，覺得有些氣味熏人。

見那婦人坐在炕上，一條蓆子，一個紅枕頭，旁邊一張長凳。

元茂就心裡迷迷糊糊的，在凳上坐了。那婦人從炕爐上一個砂壺內，倒了一鍾半溫的茶，給元茂吃了，嘻嘻笑著。即拿出一個木盆子，放在炕後牆洞內。那邊有人接了，盛了半盆水，仍舊放在洞裡。那婦人取下盆子來，蹲下身子，退下後面小衣，一手往下撈了兩撈。元茂聽得啞浪啞浪的水響，見他又拿塊乾布擦了，撥過盆子，便上炕仰面躺下，伸一伸腿，笑對元茂道：「快來罷！」元茂見了慾心如火，先把衫子脫了，扔在凳子上，歪轉身子爬上炕來，那婦人卻不脫衣，只退下一邊褲腿，那元茂喘吁吁的，跪在炕上，就把那婦人那條腿抬了起來，擱在肩上。便把臉來對準那話兒看了又看，恰像個鬍子吃了奶茶沒有擦淨嘴的，把手摸了一摸。那婦人見他如此模樣，便啐了一口道：「呆子，要玩就玩，瞞什麼？就是你的老婆也是有這眼的，瞞上老娘氣來了。」元茂將要上去，只聽外面一聲響，像是街門開了，院子裡一片吵嚷之聲，直打到簾子邊來。那婦人連忙推過了元茂，坐了起來，套上那邊褲腿，下了炕，出簾子去了。

這邊李元茂，唬得魂飛魄散，忙把褲子掖好，將要穿衣，簾子外打得落花流水，便有些人擁進來看，一擠把簾子已掉下地了。元茂此時急得無處躲避，炕底下是躲不進的，牆洞裡是鑽不過去的，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越嚷越近，仔細一看，就是先前那兩個，見那穿藍布衫的像是打輸了，逃進屋子來，元茂一發慌了。那個拿鷹的即隨後趕來，兩人又混扭了一陣，外面又走進兩個人來解勸，不分皂白，把元茂一把按倒，壓在地下，元茂動也難動。只見那四個人八隻手，把他渾身剝一個乾乾淨淨，一哄的散了。元茂脫個精光，幸而尚未挨打，始而想陽臺行雨，此刻是做了溫泉出浴了。慢慢從地下爬起來，一絲不掛，兩淚交流，又不能出去。

那媳婦兒與那要錢漢子，全沒有影兒，引得外面的人，一起一起的看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有的道：「亂了套兒了。」有的道：「這是好嫖的報應。」元茂無可奈何，只得將草簾子裹著下身，蹲在屋子裡，高聲喊那王保。原來王保只得□三四歲，見元茂進去，明白是那件事，便跑開頑耍去了。及到望得那兩人打進來，知道不好，卻不敢上前，便唬得躲在一棵樹後啼哭。此時見人散了，又聽得主人叫喊，即忙走進，見了元茂光景，便又呆了，說道：「少爺怎樣回去呢？」元茂道：「你快些回去，拿了我的衣衫鞋襪及褲子來，切莫對人講起。就有人問你，也不要答應他，快些，快些！我回去賞你二□個錢買餚餚吃，須要飛的一樣快去。」王保飛跑的去，不多一回，拿了一包袱衣裳來。元茂解下草簾，先把褲子穿了，一樣一樣的穿好，倒仍是一身光光鮮鮮的走了出來。那些閒人，便多指著笑話。元茂倒假裝體面，慢慢的走著，又回頭說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，此時躲了，少頃，我叫人來拿你，送到兵馬司去，只怕加倍還我。」可憐李元茂錢票衣衫也值個二三□吊錢，還不要緊，出了這一場大醜，受了這些驚嚇，正在慾心如火的時候，只怕內裡就要生出毛病來，也算極倒運的人了。

原來這兩人與那媳婦人是一路的，那些地方向來沒有好人來往，所來者皆係趕車的、挑煤的等類。今見李元茂呆頭呆腦，是個外行，又見他一身新鮮衣服，猜他身邊有些銀兩、錢票等物，果然叫他們看中了，得了些彩頭。元茂受了這場茶毒，卻又告訴不得人，無處伸冤。那時出進進看的人，竟有認得元茂的在內，知繫住在梅宅，又係孫部郎未過門的女婿，慢慢的傳說開來。過後元茂因王保失手打破了茶碗，打了他兩個嘴巴，王保不平，便將那日的事告訴眾人，從此又復傳揚開去，連孫亮功也略略知道了，自然過門之後，要教訓女婿起來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孫嗣徽今日出門是找他一個親戚，係姑表妻舅，姓姬叫作亮軒，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，向辦刑錢，屢食重聘，因其品行不端，以致聞風畏懼。且學問平常，專靠巴結，因聲名傳開了，近省地方竟弄不出個館地來。只得帶了些銀錢貨物進京，希圖結交顯宦，弄個大館出來。於孫亮功誼有葭莩，遂送了一份厚禮，托其吹噓汲引。已經來了兩月，卻也認得數人，正是□分諂笑，一味謙恭。

若說作幕的，原有些名士在內，不能一概抹倒。有那一宗讀書出身，學問素優，科名無分，不能中會，因年紀大了，只得改學幕道。這樣人便是慈祥濟世，道義交人，出心出力的辦事，內顧東家的聲名，外防百姓的物議，正大光明，無一毫苟且。到發財之

後，捐了官作起來，也是個好官，倒能夠辦兩件好事情，使百姓受些實惠。本來精明，不至受人欺蔽。這宗上幕□之內止有兩分。至於那種劣幕，無論大席小席，都是一樣下作，齷齪諂笑，刺營求。東家稱老伯，門上拜弟兄。得館時便狐朋狗友樹起黨來，親戚為一黨，世誼為一黨，同鄉為一黨，擠他不相好的，薦他相好的。薦得一兩個出去，他便坐地分贓，是要陋規的。不論人地相宜，不講主賓合式，惟講束脩之多寡，但開口一千八百，少便不就，也不想自己能辦不能辦。

到館之後，只有將成案奉為圭臬，書辦當作觀摩，再拉兩個閒住窮朋友進來，抄抄寫寫，自己便安富尊榮，毫不費心。穿起幾件新衣服，大轎煌煌，方靴禿禿，居然也像個正經朋友。及到失館的時節，就草雞毛了。還有一種最無用的人，自己糊不上口來，《四書》讀過一半，史鑿只知本朝，窮到不堪時候，便想出一條生路來：拜老師學幕，花了一席酒，便吃的用的都是老師的。自己尚要不安本分，吃喝嫖賭、撞騙招搖，一進衙門也就冠帶坐起轎來。聞說他的泰山，就在縣裡管廚呢。這姬先生大約就是這等人了。

這日孫嗣徽請他吃飯聽戲，先聽了鳳臺班的戲，帶了鳳林，揀了個館子，進雅座坐了。這姬先生倒有一個俊俏的跟班，年紀約□五六歲，是徽州人，在剃頭鋪裡學徒弟的，叫作巴老英。

亮軒見其眉目清俊，以青蚨□千買得，改名英官，打扮起來也還好看。日間是主僕稱呼，晚間為妻妾侍奉。當下嗣徽見了也覺垂涎。二人點了菜，鳳林敬了幾杯酒，那巴英官似氣忿忿的站在後面。鳳林最伶透，便知他是個卯君，忙招呼了他，問了姓，叫了幾聲巴二爺，方才踱了出去，姬亮軒才放了心。如今見了京中小且，覺比外省的好了幾倍：第一是款式好，第二是衣服好，第三是應酬好，說話好，因對嗣徽道：「外省小且相貌卻有很好的，但是穿衣打扮，有些土氣，靴子是難得穿的。

譬如此刻夏天，便是一件衫子，戴上涼帽，進到衙門來一群的三四個，最不肯一人獨來，開發隨便一兩二兩皆可。」嗣徽道：「這麼便宜！若是一個進來，我便東家牆而摸之可乎？」

亮軒笑道：「妹丈取笑了，東家的牆豈可逾得？就太晚了，二更三更，宅門也還叫得開的。」嗣徽道：「三更叫門，大驚小怪的，到底有些不便。你何不開個後門倒便當些，人不能測度的。」亮軒即正正經經的講道：「妹丈真真是個趣人，取笑得豈有此理。我們作朋友的，第一講究是品行，這後門要堵得緊緊的，一個屁都放不出來了，才使東家放心呢。」嗣徽尚是不懂，連問何故？一個是信口胡柴，一個是胸無墨水，弄得彼此所問非所答，直鬧得一團糟了，亮軒便不與他說。因問鳳林道：

「你們作相公，一年算起來可弄得多少錢？」鳳林道：「錢多錢少是師傅的，我們盡取老爺們賞幾件衣裳穿著，及到出了師，方算自己的。」亮軒道：「此時一年，師傅掙得錢多少呢？」

鳳林道：「也拿不定，一年牽算起來，三四千吊錢是長有的。」亮軒吐出舌頭道：「有這許多？比我們作刑錢的束脩還多呢！我如今倒也懊悔，從前也應該學戲，倒比學幕還快活些。我們收徒弟是賠錢貼飯，學不成的，□年八年，推不出去，即有薦出去的，或到半年三月又回來了。到得徒弟孝敬老師，一世能碰見幾個？真不如你們作相公的好了。」說著自己也就大笑。嗣徽看這鳳林道：「鳳凰于飛，於彼中林，亦既見止，我心則喜焉。」鳳林笑道：「你又通文了，我們班子裡，倒也用得著你。那個摺著鼻子禿禿狗才狗才的，倒絕像是你，何必這麼滿口之乎者也，知道你念過書就是了。」亮軒笑道：「此是孫老爺的書香本色。若是我們作師爺的，二位三位會著了，就講起案情來，都是三句不脫本行的，就是你們唱小且戲的，為什麼走路又要扭扭捏捏呢？」又問嗣徽道：「太親臺今年可以出京否？」嗣徽道：「家父是已截取矣，尚未得過京察。今茲未能，以待來年，任重而道遠，未可知也。」亮軒道：「是道府兼放的？」嗣徽道：「道府吾未之前聞，老人家是專任知府的。」亮軒道：「知府好似道臺，而且好缺多。太親臺明年榮任，小弟是一定要求栽培的。」嗣徽道：「自然，自然。這一席大哥是居之不疑，安如磐石的了。」兩人說說笑笑，喝了幾杯酒。嗣徽道：「今見大哥有一個五尺之童，美目盼兮。倘遇暮夜無人，子亦動心否乎？」

這一句說到亮軒心上來，便笑道：「這小童倒也虧他，驢子、小妾兩樣，他都作全了。」嗣徽道：「奇哉！什麼叫作驢子、小妾？吾願聞其詳。」亮軒道：「我今只用他一個跟班，譬如你住西城，我住南城，若有話商量，我必要從城根下騎了驢子過來。有了他，便寫一信，叫他送給官，便代了步，不算驢子麼？我們作客的人，日裡各處散散，也挨過去了。晚間一人獨宿，實在冷落得很。有了他，也可談談講講，作了伴兒。到急的時候，還可以救救急，不可以算得小妾麼？一月八百錢工食，買幾件舊衣服與他，一年花不到二□千。若比起你們叫相公，只抵得兩三回，這不是極便宜的算盤麼？」

嗣徽道：「這件事，願學焉。綏之斯來，盎於背，將入門，則茅塞之矣，如之何則可。而國人皆曰：若大路然。吾斯之未能信，明以教我，請嘗試之。」鳳林不曉得他說些什麼，便送了一杯酒，又暗數他臉上的疙瘩，及鼻子上的紅糟點兒，共有三□餘處，問道：「你到底說話叫人明白才好。我實在不懂得你這臉上會好不會好。我有個方子給你用香糟□斤，豬油三斤，羊胰一斤，皂莢四兩，銀硝四兩，鋪在蒸籠內，蒸得熟了。你把臉貼在上面，候他那種氣鑽進你的面皮裡來，把你那個糟氣拔盡了。」嗣徽道：「放你的屁中之屁，你想必糟過來的，我倒要聞聞你的臉上有糟香乎，無糟香也。」便把臉貼了鳳林的臉，索性擦了兩擦，鳳林心裡頗覺肉麻，臉上便癢起來，把手指抓了一回，便道：「好，把你那紅癩過了人。」腮邊真抓出一個小塊來，把嗣徽臉上掐了一下。嗣徽笑道：「你說我過了你癩，為什麼從前不過，今日就過呢，未之過也，何傷也。」又把鳳林抱在膝上道：「有兔爰爰，實獲我心。」

鳳林把嗣徽臉上，輕輕的打了一掌，兩個眼瞪瞪兒的說道：「人家嫌你這紅鼻子，我倒愛他。」索性把嗣徽的臉捧了亂擦，跳下來笑道：「也算打了個手銃罷。嗣徽趕過來，要擰他的嘴，鳳林跑出屋子，嗣徽趕出去，鳳林又進來了，嗣徽便狠起那斑斑駁駁的面皮道：「你若到我手，我決不放手起來。」亮軒替他討了情，敬了一杯酒，夾了兩箸菜，嗣徽方才饒了鳳林。

鳳林又敬了亮軒幾杯，那個巴英官紅著臉，在廊下走來走去。姬亮軒叫他來裝煙，他也不理，又去了。嗣徽見了說道：「大哥，方才小弟要請教你的話，我只知泌水洋洋，可以樂饑。至於蒸豚之味，未曾嘗過，不識其中之妙，到底有甚好處，與妻子好合如何？」亮軒笑道：「據我想來，原是各有好處，但人人常說男便於女。」嗣徽道：「你且把其中之妙談談，使我也豁然貫通。」亮軒笑道：「這件事只可意會，難以言傳，且說來太覺粗俗難聽。我把個坐船坐車比方起來，似乎是車子輕便了。況我們作客的，又不能到處帶著家眷，有了他還好似家眷。至於其中的滋味，卻又人人一樣，難以盡述。有一幅對子說：『瘦寬肥緊麻多糞，白濕黃乾黑有油。』最妙的是油，其次為水。至於內裡收拾，放開呼吸之間，使人骨節酥麻，魂迷魄蕩。船之妙處，全在篩簸兩樣。不會篩簸的，與攪櫂無異。若車一軒一蹬，則又好於船之一篩一簸，其妙處在緊湊服貼。」

尚未說完，鳳林便紅臉道：「你這個趕車的，實在講得透徹。你那輛車是什麼車？像是輛河南篷子車。罰你三杯酒，不准說了，說得人這麼寒慘。」嗣徽道：「快哉，快哉！竟是聞所未聞。小弟船倒天天坐的，車卻總坐不進。到了門口，竟非人力可通，又恐坐著了糞車，則人皆掩鼻而過矣。」亮軒笑道：「也有個法子，就是糞車，也可坐得的。大木耳一個，水泡軟了，拿來作你的帽子，又作車裡的墊子，那管糞車，也就坐得了。」嗣徽大樂道：「領教，領教。」對著鳳林道：「我明日坐一回罷。」鳳林啐了一口道：「不要胡講了。天已晚了，我還有兩處地方要去呢。吃飯吧。不然，我就先走了。」姬亮軒因同著相公吃酒，知道他的巴英官要吃醋，不敢盡歡，也就催飯，吃了要散，嗣徽只得吃飯。大家吃畢，嗣徽拿出兩張票子共是五吊錢，開發了鳳林，合著點子牌一張的麼四。又算了飯帳，各自回去。

此回書何以純敘些淫褻之事，豈非浪費筆墨麼？蓋世間實有些等人，會作此等事。又為此書，都說些美人、名士好色不淫。豈知邪正兩途，並行不悖。單說那不淫的不說幾個極淫的，就非五色成文，八音合律了。故不得已以鑿空之想，度混沌之心，大概如斯，想當然耳，閱者幸勿疑焉。要知孰正孰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